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三十 壹九

雜篇盜跖 齊 林 希 逸

孔子與柳下季為友柳下季之弟名曰盜跖盜跖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樞戶驅人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入保萬民苦之孔子謂柳下季曰夫為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為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父不能詔其子兄不能教其弟則無貴父子兄弟之親矣今先生世之才士也弟為盜跖為天下害而弗能教也丘竊為先生羞之丘請為先生往說之柳下季曰先生言為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為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子不聽父之詔弟不受兄之教雖今先生之辯將奈之何哉且跖之為人^也心如涌泉意如飄風強足以距敵辯足以飾非順其心則喜逆其心則怒易辱人以盲先生必無往孔子不聽顏回為馭子貢為右往見盜跖盜跖乃方休卒徒太山之陽膾人肝而脯之孔子下車

而前見謁者曰魯人孔丘聞將軍高義敬再拜謁者謁者入通盜跖聞之大怒目如明星髮上指冠曰此夫魯國之巧偽人孔丘非邪為我告之爾作言造語妄稱文武冠枝木之冠帶死牛之骨多辭謬說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搥唇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學士不反其本矣作孝悌而徵倖於封侯富貴者也子之罪大極重疾走歸不然我將以子肝益晝餼之膳孔子復通曰丘得幸於季願望履幕下謁者復通盜跖曰使來前孔子趨而進避席反走再拜盜跖盜跖大怒兩展其足案劍瞋目聲如乳虎曰丘來前若所言順吾意則生逆吾心則死孔子曰丘聞之凡天下有三德生而長大美好無雙少長貴賤見而皆說之此上德也知維天地能辯諸物此中德也勇悍果敢聚眾率兵此下德也凡人有此一德者足以南面稱孤矣今將軍兼此三者身長八尺二寸而目有光唇如激丹齒如齊貝音中黃鐘而名曰盜跖丘竊為將軍恥不取焉將軍有意聽臣臣請而使

越北使齊魯東使宋衛西使晉楚使為將軍造大城數百里立數十萬戶之邑專將軍為諸侯與天下更始罷兵休卒收養昆弟共祭先祖此聖人才士之行而天下之願也盜跖大怒曰丘來前夫可規以利而可諫以言者皆愚陋常民之謂耳今長大美好人見而悅之者此吾父母之遺德也丘雖不吾譽吾獨不自知邪且吾聞之好面譽人者亦好背而毀之今丘告我以大城眾民是欲規我以利而恒民畜我也安可長久也城之大者莫大乎天下矣堯舜有天下子孫無置錫之地湯武立為天子而後世絕滅非以其利大故邪且吾聞之古者禽獸多而人民少於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晝拾橡栗暮栖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積薪冬則場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神農之世則則居居起則于子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與麋鹿共處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然而黃帝不能致德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舜作立群臣湯放其主

武王殺紂自是之後以強凌弱以眾暴寡湯武以來皆亂人之徒也今子脩文武之道掌天下之辯以教後世縫衣襪帶矯言偽行以迷惑天下之主而欲求富貴焉盜莫大於子天下何故不謂子為盜丘而乃謂我為盜跖子以甘辭說子路而使從之使子路去其危冠解其長劍而受教於子天下皆曰孔丘能止暴禁非其卒之也子路欲殺衛君而事不成身流於衛東門之上是子教之不至也子自謂才士聖人邪則再遂於魯削迹於衛窮於齊圍於陳蔡不容身於天下子教子路蒞此患上無以為身下無以為人子之道豈足貴邪世之所高莫若黃帝黃帝尚不能全德而戰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不慈舜不孝禹徧枯湯放其主武王伐紂文王拘美里此六子者世之所高也孰論之皆以利感其真而強反其情性其行乃甚可羞也世之所謂賢士伯夷叔齊伯夷叔齊辭孤竹之君而餓死於首陽之山骨肉不葬鮑焦飾行非世抱木而死申徒狄諫而不聽負石自投於河為魚

蠶所食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後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屋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此四子者無異於磔犬流豕操瓢而乞者皆離名輕死不念本養壽命者也世之所謂忠臣者莫若王子比干伍子胥子胥沉江比干剖心此二子者母謂忠臣也然卒為天下笑自上觀之至于子胥比干皆不足貴也丘之所以說我者若告我以鬼事則我不能知也若告我以人事者不過此矣皆吾所聞知也今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視色耳欲聽聲口欲察味志氣欲盈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瘦喪死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矣天與地無窮人死者有時操有時之具而託於無窮之間忽然無異騏驎之馳過隙也不能悅其志意養其壽命者皆非通道者也丘之所言皆吾之所棄也亟去走歸無復言之子之道狂狂及詐巧虛偽事也非可以全真也奚足論哉孔子再拜趨走出門上車執轡三

失目茫然無見色若死灰據軾低頭不能出氣歸到魯東門外適遇柳下季柳下季曰今者闕然數日不見車馬有行色得微往見跖邪孔子仰天而歎曰然柳下季曰跖得無逆波意若前乎孔子曰然丘所謂無病而自疾也疾走料虎頭編虎須幾不免虎口哉入保者閉門自守也心如涌泉言其氣方旺也意如飄風虛驕輕颺之意也妄稱文武言妄稱文王武王之道以自名技木削木枝之皮以為冠牛角牛皮也得幸於季言與下季得相親也望復懷下言一見於慎下而望其復也此再通諂之辭知離天地知可以包羅天地天地不能出其知之外也能辯諸物才能可以辯名諸物也謂其無不知也其卒之也要其終也禹徧枯言其肝胝也孰論之詳論之也磔犬流豕言其身之自殺如殺犬豕也操瓢而乞有求於人也離麗也泥著於名也故曰離名不念本不知其本真之性及及即汲汲也執轡三失言轡屢落也車馬有行色言其

似有所往而方歸也微無也得無往見距乎若前乎者若我前日之所言也

子張問於滿苟得曰盍不爲行無行則不信不信則不任不任則不利故觀之名計之利而義真是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爲行不可一日不爲乎滿苟得曰無恥者富多信者顯夫名利之大者幾在無恥而信故觀之名計之利而信真是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爲行抱其天乎子張曰昔者桀紂貴爲天子富有天下今謂臧粟曰汝行如桀紂則有作色有不服之心者小人所賤也仲尼墨翟窮爲匹夫今謂宰相曰子行如仲尼墨翟則變容易色攝不足者士誠貴也故勢爲天子未必貴也窮爲匹夫未必賤也貴賤之分在行之美惡滿苟得曰小盜者拘大盜者爲諸侯諸侯之門義士存焉昔者桓公小白殺兄入嫂而管仲爲臣田成子常殺君竊國而孔子受幣論則賤之行則下之則是言行之情悖戰於胷中也不亦拂乎故書曰執惡孰美成者爲首不成者爲尾子張曰

子不爲行即將疏戚無倫貴賤無義長幼無序五紀六位將何以爲別乎滿苟得曰是殺長子舜流母弟疏戚有倫乎湯伐桀武王殺紂貴賤有義乎王季爲適周公殺兄長幼有序乎儒者偽辭墨者兼愛五紀六位將有別乎且子正爲名我正爲利名利之實不順於理不監於道吾日與子訟於無約曰小人殉財君子殉名其所以變其情易其性則異矣乃至於棄其所爲而殉其所不爲則一也故曰無爲小人反殉而天無爲君子從天之理若枉若直相而天極面觀四方與時消息若是若非執而圓機獨成而意與道徘徊無轉而行無成而義將失而所爲無赴而富無殉而成將棄而天比于剖心子胥扶眼忠之禍也直躬證父尾生溺死信之患也鮑子立乾甲子不自理廉之害也孔子不見母匡子不見父義之失也此上世之所傳下世之所語以爲士者正其言必其行故服其殃離其患也

盍不爲行者言何不脩其德行也觀之名

計之利而義真是者言欲求名利惟脩義爲是也人若棄名利則反逆其心無以自樂必欲求之非行義不可此學干祿之意也

多信者顯言多爲可信之言以求榮顯此言假信之名以自利者子張言以義求利滿苟得則曰今之求名利者詐而已矣若謂棄名利而反逆其心必欲得之則縱吾心之所欲以爲苟得自滿之計猶爲天真而無矯揉故曰抱其天也

小盜者拘大盜者爲諸侯即前臧粟篇之論言行之情悖戰於胷中謂其行不顧言言不顧行也成者爲首不成者爲尾即前所謂得其時者爲義之徒失其時爲暴夫此意蓋以仁義之行皆爲詐偽而非天真也五紀五常也六位三綱也君臣父子夫婦也子正爲名者謂汝以仁義之名求得我則但爲利而已不假矯偽之名也爲名爲利皆非真實道理故曰名利之實不順於理不監於道無約無拘束而聽其自然

也曰滿苟得曰無約此又寓意於其名者如前篇知無為之類

棄其所為者捨其所當為而不為謂不能存生保性也拘其所不為者謂為利為名乃其所不當為者也循天理自然則無君子小人之名矣故曰無為小人反循而天

無為君子從天之理言亦不為君子亦不為小人則可以拘從故天理之自然矣而汝也無曲無直相而視之皆自然至極之

理故曰若枉若直相而天極東南西北各有其方而春夏秋冬屬消息往來皆一氣也故曰面觀四方與時消息執圓機則無是非故曰若是若非執而圓機信意而行獨得於我則從容體道矣故曰獨成而

意與道徘徊轉背也背道而行自名以義以求成功則失其所謂本真者矣故曰無轉而行無成而義將失而所為而汝也趨赴於富而求殉其成功則將失其自然之天矣故曰無赴而富無殉而成將棄而天凡曰無者言莫如此也禁止之意也正其

言謂以忠信廉義之言為實也必其行者謂必為忠信廉義之行也服被也離麗也言必遭其殃害也子張欲行義以求富貴因干祿之語而借其名也滿苟得則以苟得而滿其欲為自然之道故設為問答之辭意謂矯飾以求利達不知直情之為愈蓋矯孟子天爵人爵之說也

無足問於知和曰人卒未有不與名就利者彼富則人歸之歸則下之下則貴之夫見下貴者所以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也今子獨無意焉知不足邪意知而力不能行邪故推正不忘邪知和曰今夫此人以為與已同時而生同鄉而處者以為夫絕俗過世之士馬是尊無主正所以覽古今之時是非之分也與俗化世去至重棄至尊以為其所為也此其所以論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不亦速乎慘但之疾恬愉之安不監於體怵惕之恐欣權之喜不監於心知為為而不知所以為是以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而不免於患也

推正不忘者言汝之無意於富貴豈其智不足邪意度也度汝亦知此而力有不及邪故推正理以過求富貴之心而不能忘邪此人富貴之人也言此等富貴之人皆與我同生斯世同處此鄉豈是絕俗過世之士言其非有甚高而不可及也其意蓋謂此亦眼前人耳我豈不知之此人其心全無所主全失其性命之正但知趨時以求已分之益而為流俗所化言其所為皆俗人也是非之分者言以他人為非以己為是自求其身之益也古今久近也前一

時如何今一時如何覽察其時之向背以自求利也至重至尊者天理之自然也皆棄而去之獨為其所謂求富貴之事此宜長生安身養心之道也求富貴之人其身其心或安或否或悲或喜迷而不覺不能自見故曰不監於體不監於心為為者為其所為乃人為也所以為者天理也知有人為而不知有天理雖為天子猶不免於損身之患害况其下者乎

無足曰夫富之於人無所不利窮美究勢至

人之所不得違賢人之所不能及使人之勇力而以爲威強兼人之知謀以爲明察因人之德以爲賢良非享國而嚴若君父且夫聲色滋味權勢之於人心不待學而樂之體不待象而安之夫欲惡避就固不待師此人之性也天下雖非我孰能辭之知和曰知者之爲故動以百姓不違其度是以足而不爭無以爲故不求不足故求之爭四處而不自以爲貪有餘故辭之棄天下而不自以爲廉廉貪之實非以迫外也反監之度勢爲天子而不以貴驕人富有天下而不以財戲人計其患慮其反以爲害於性故辭而不受也非以要名譽也堯舜爲帝而雍非仁天下也不以美害生也善卷許由得帝而不受非虛辭讓也不以事害己此皆就其利辭其害而天下稱賢焉則可以有之彼非以與名譽也

也即十萬通神之意欲欲富也惡惡貧也避貧而就富不待教而後能故曰不待師此出於天性之自然也天下之人雖皆以爲非而我安能辭避之此設爲貪者之言無足貪而不知足也故名以無足滿苟得之類也動以百姓者言智者之所爲無以百姓之同得於天者爲主故不敢自違於法度百姓所同得有物有則者也度即則也足而不爭德足於己而無所爭也無以爲故不求爲不在人而在天人力無所與故曰無以爲知人力之無所與則不求矣使其在我有所不足則窮極四方而爭求之亦不以爲貪此求德也求在內者也德足而有餘則身外之物皆辭之雖辭天下亦不爲廉此貪廉二者之實非以爲人也非務外也而皆反求諸天理之法度而監之故曰反監之度以財戲人鼓舞天下也慮其反反身而慮之也雍黎民於變時雍也不以美害生者言其無爲而爲不以美名而害其身有天下而不與也可以有之

言天下之賢名可以自有而無愧也其爲道爲德出於中心之誠非求以與名譽也此又把堯舜與許由皆作好說無足曰必持其名苦體絕甘約養以持生則下久病民既而不死者也和曰平爲福有餘爲害者物莫不然而財其甚者也今富人耳管鐘鼓管籥之聲口嚙於芻豢醪醴之味以感其意遺忘其業可謂亂矣後溺於馮氣若負重行而上也可謂苦矣貪財而取慰貪權而取竭靜居則溺體澤則渴可謂疾矣爲欲富就利故滿若堵耳而不知避且馮而不舍可謂辱矣財積而無用服膺而不含滿心戚慙求益而不止可謂憂矣內則疑劫請之賊外則畏寇盜之害內周樓疏外不敢獨行可謂畏矣此六者天下之至害也皆遺忘而不知察及其患至求盡性竭財單以反一日之無故而不可得也故觀之名則不見求之利則不得緣意絕體而爭此不亦惑乎必持其名者言必欲求名而不求富貴之利則徒然自苦其身雖存如大病然絕甘

去美味也約養儉以自奉也久病長阨而不死即易所謂真疾常不死也平為福有餘為害物莫不然財其甚此篇文字枝葉太繁比之讓王漁父又不及但如此一句亦好語也豈可派沒嘆寒滿其口也狹狹之額曰嘆感其意者動其意也言役其心也遺忘其業失其所當為也馮氣怒其氣而不得通也侯溺不自在也若人行負重物而登高然取慰取足也取竭用盡也今諺云有勢莫盡用是也靜居則溺言不耐閱而自沒溺於嗜慾也體澤則渴者其身充肥悅澤則馮滿有騎漲之意也滿若堵若言積財而高於堵所謂阿堵物是也不知避不知足趨求而未已也馮恃也恃此以為誇而不能含服膺念不忘也念念不忘但見憊憊戚戚之意滿於胸中故曰滿心戚戚不自得如此猶求益而不止劫請劫取也藏於屋內者恐有劫盜故為棟疏周環其室運而出外恐有大盜必威其徒旅而不敢獨行疏窻也樓牆上之樓

也亦者曰亂曰苦曰疾曰辱曰憂曰畏是也遺忘而不察者言皆失檢點而不自覺也單獨也但也故事也反復也及其病思已成雖欲求全其生去其財但求一日復如貧居無事之初而不可得也盡性全生也竭去也反願去富而就貧也及至於此則名亦何在利亦何在緣意絕體纏縛其身心也爭利之時徒纏縛其身心反以成此禍患非愚乎東坡謂讓王以下四篇非莊子所作此見極高四篇之中盜跖尤甚而太史公莊子傳但謂作漁父盜跖眩篋以詆譏孔子之徒略不疑其文字精粗異同何也豈子長之意且以其非議夫子為言不暇及其文字乎不然則此書此篇在漢而後或因散軼為人所竄易亦猶今列子也

雜篇說劍

昔趙文王喜劍劍士夾門而客三千餘人日夜相擊於前死傷者歲百餘人好之不厭如是三年國衰諸侯謀之太子惺惺之秦左右

曰孰能說王之意止劍士者賜一千金左右曰莊子當能太子乃使人以千金奉莊子莊子弗受與使者俱往見太子曰太子何以教周賜周千金太子曰聞夫子明聖謹奉千金以幣從者夫子弗受惺惺尚何敢言莊子曰聞太子所欲用周者欲絕王之喜好也使臣上說大王而適王意下不當太子則身刑而死周尚安所事金乎使臣上說大王下當太子趙國何求而不得也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唯劍士也莊子曰諾周善為劍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劍士皆蓬頭突鬚垂冠曼胡之纒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王乃悅之今夫子必儒服而見王事必大逆莊子曰請治劍服治劍服三日乃見太子太子乃與見王王脫白刃待之莊子入殿門不趨見王不拜王曰子欲何以教寡人使太子先曰臣聞大王喜劍故以劍見王王曰子之劍何能禁制曰臣之劍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王大悅曰天下無敵矣莊子曰夫為劍者示之以虛開之以利後之以發先之以至願得試之王曰夫子休就舍

待命令設戲請天子王乃校劍士七日死傷者六十餘人得五六人使奉劍於殿下乃召莊子曰今日試使士敦劍莊子曰望之久矣王曰夫子所御杖長短何如曰臣之所奉皆可然臣有三劍唯王所用請先言而後試王曰願聞三劍曰有天子劍有諸侯劍有庶人劍王曰天子之劍何如曰天子之劍以燕谿石城爲鋒齊岱爲鋸晉魏爲脊周宋爲鐔韓魏爲鈇包以四夷裹以四時繞以渤海帶以常山制以五行論以刑德開以陰陽持以春夏行以秋冬此劍直之無前舉之無上案之無下運之無旁上決浮雲下絕地紀此劍一用匡諸侯天下服矣此天子之劍也文王茫然自失曰諸侯之劍何如曰諸侯之劍以知勇士爲鋒以清廉士爲鋸以賢良士爲脊以忠聖士爲鐔以豪傑士爲鈇此劍直之亦無前舉之亦無上案之亦無下運之亦無旁上法圓天以順三光下法方地以順四時中知民意以安四鄉此劍一用如雷霆之震也四封之內無不賓服而聽從君命者矣此諸

侯之劍也王曰庶人之劍何如曰庶人之劍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相擊於前上斬頭領下決肝肺此庶人之劍無異於鬪雞一旦命已絕矣無所用於國事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劍臣竊爲大王薄之王乃牽而上殿宰人上食王三環之莊子曰大王安坐定氣劍事已畢矣於是文王不出宮三月劍士皆服斃其處也

喜劍者喜劍闢之戲也夾門擁門也以劍術之士而客於王之門者三千餘人以幣從者言以此爲從者之奉也猶今人言犒從也蓬頭突鬢露其髮與鬢也垂冠不高其冠如今包巾也纓繞於項下者也曼胡籠魯也短後不襜也語難者欲聞之時以語相詰難也示以虛開以利與其進也後登而先至鷲鳥將擊必匿之勢也設戲設劍戲也敦劍者敦斷也以劍相擊也御杖御用也杖執也鋒劍首也鈇刃也鐔劍口也鈇劍把也最以四時言用之有時也制

以五行順五行之理也日爲德月爲刑日月陰陽春夏秋冬皆順造化自然之意直之舉之案之運之上決下絕皆形容其所用廣大之意茫然自失者聞其所言之大覺其所好之淺故自失也上法天下法地中和民意即天時地利人和也四鄉四方也牽而上殿者挽之而上也三環者不坐而行環所食之地三市也此自愧之意也服與伏同王既不用此戲劍士皆退伏自斃於其所居之處也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三十